

王 蒙 王 干 对 话 录

文学这个魔方

王 蒙 × 王 干

文 学 创 作 十 日 谈

28年前他们对莫言、余华、贾平凹等作家“不太客气”的点评和预测，是否禁得起时间的检验？28年后他们再次相聚，回顾文坛往事，展望文学未来。他们的对话，真诚友善又不乏冲突碰撞，智慧与灵性之光经过近三十年沉淀雪藏，更加熠熠生辉，广长万丈！

对 话 的 灵 光 频 频 闪 现 ， 思 想 的 沙 漏 流 淌 不 息

28年前，莫言还没写出《丰乳肥臀》，王干说他“气虚”，王蒙说这“完全可以成为他跨上新的阶梯的契机”；余华还没写出《活着》，刚刚发表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让王蒙觉得“很有意思”；贾平凹还没写出《废都》，王蒙说“在他身上很难说有滑坡的东西。贾平凹尤其特异……”。28年后，他们是中国最好的作家。

28年前，时任文化部部长的王蒙说：“从政”以后我只能用诗来排遣这种寂寞……28年后，王干说：“网络不是文学的敌人。”

文学这个魔方

王蒙 王干 著

王蒙王干对话录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蒙王干对话录 文学这个魔方:文学创作十日谈/王蒙,王干著. — 北京:北京
联合出版公司, 2016.10

ISBN 978-7-5502-8655-9

I. ①王… II. ①王… ②王…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创作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6781号

文学这个魔方:王蒙王干对话录

作 者:王 蒙 王 干

选题策划:儒意图书

出 品 人:唐学雷

出版统筹:柯利明 林苑中

特约监制:夏 莱

责任编辑:李 征

特约编辑:郭凤岭

特约校对:马竞芳

营销统筹:蕊 蕊

营销推广:曹木青 梁 迪

责任印制:张军伟

装帧设计:嫁衣工舍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60千字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11印张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8655-9

定价:4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57892599

再版前言

28年前，从1988年的11月份起，到1989年1月，我和王蒙先生有过十次对话，结集本来的名字叫《文学十日谈》，后来出版改为《王蒙王干对话录》。这本书的出版也经历一段时间，原来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准备出一套丛书，有刘心武、刘再复等人的，逢上1989年之后就耽搁了，后来漓江出版社的聂振宁先生果断地出版了这本书，就是1992年出版的《王蒙王干对话录》。

对话单篇发表的时候引起了文坛的小小哗动，但出版时已经是1992年的秋天，原以为时过境迁，结集出版也只是一种另存方式，没想到这本书居然加印了三次。这肯定得力于王蒙先生的影响力，但也说明我们当时谈论的一些理论话题、议论到的一些作家和作品没有速朽，也还有一些“灼见”。如今，又有出版人要求重新出版28年前的对话录，更是意外。28年发生了多少事情，28年中国共产党就成功地建立了新中国。而28年前出生的孩子，现在也已经是个孩子的父亲。

在重版之前，应出版方的要求，我与王蒙先生又在北戴河“创作之家”进行了一次对话，这次集中了一个上午三小时的时间，回顾了对话录的一些问题，也对当下文坛的一些热门话题发表了各自

的看法，当然也有点私心，因为我最近对《红楼梦》痴迷，写了一些文章，借机向王蒙先生讨教。28年过去了，王蒙先生还是那么健谈，还是那么敏锐，谈着谈着，我仿佛回到1988年的朝内北小街，还是当年的王蒙，也还是当年的王干。听着录音，我的口音依旧如故，表达还时不时地急切。时间都到哪儿去了？

要知道这是82岁的老人，虽然王蒙先生宣称“明年我将衰老”，但82岁和当年的54岁之间，可以消耗多少生命机体，也可以诞生多少生命。如果说当年是青春对成熟的对话，这一次对话则是成熟与更成熟的对话，或者说成熟对青春的对话，因为我在王蒙先生那里看到依然拥有青春的好奇、热情的挥洒、年轻的率性。而我依然不那么成熟，不那么老到，不那么周全，好在能引起王蒙先生的兴趣，我觉得就很宽慰了。

记得当时王蒙先生邀请我进行对话，是一个周末，我不在办公室，他费尽周折居然找到我地下室招待所的电话，我穿过漫长的走廊，拿到电话，听到王蒙的声音，不敢相信，居然梦想成真。因为我当时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有机会和我的偶像王蒙先生一起谈经论道，这在当时绝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希冀。来得太突然，我没有做

好准备，但我勇敢地应承了，内心里很害怕“对”不起来，当不好配角。好在王蒙先生的学识和魅力，如醍醐灌顶，让我开窍了，我们的对话顺利进行。

当时王蒙先生很客气地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对话的录音由我整理，他的工作太忙，不能参与整理。我至今还收藏着当年的录音磁带，遗憾的是有少部分录音因当时磁带不够，被洗掉重录了。一如既往，这次新的对话还是我来整理，不同的是录音会完整地保存着，还有视频录像。我们相约，下次继续对话，也许不需要28年的时间。28年之后我已经到了王蒙先生的岁数，而王蒙也到了“有光之年”。

王千

2016年8月22日于敦煌龙丰

8月26日改定于润民居



1990年，王蒙、王干于北京东城区朝内北小街46号王蒙住宅

引言

1988年冬至1989年初，我们二人先后进行了十次对话，涉及的内容较为驳杂，两人的想法也不尽一致。也可能是这种文体比较新鲜活泼的缘故，对话单篇分别在各地报刊发表以后，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应。现将单独发表过的文章汇集成书，以便读者、研究者和文学界的朋友了解对话的整体风貌，从而进行真诚的、友善的而不是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的“对话”。

王蒙 王干

1989年



2007年，王蒙、王干于浙江慈溪

Contents 目录

0 1 再版前言

0 5 引言

第一日

002 文学这个魔方

第二日

022 文学的逆向性：还乡

第三日

038 说不尽的现实主义

第四日

070 滑坡和并不滑坡的作家

第五日

102 何必“走”向世界

121 且说“第三代小说家”

第六日

136 当代作家面面观

第七日

166 关于文学批评

第八日

204 感觉与境界

218 文学与宗教

第九日

234 王蒙小说的悖反现象

第十日

260 把灵魂泡到小说里

291 致读者

新对话

296 网络不是文学的敌人

317 文学与生命

330 《红楼梦》里的世界

文学这个魔方

王 干 文学是什么？虽然有一些人写了论著和文章，关于文学的性质、文学的功能、文学的位置、文学的价值，但文学到底是什么并没有搞清楚。有人曾经说过，文学是个什么也说不清楚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模糊、非常省事的办法。文学确实是一个怪物。我觉得文学是一个魔方，它是一个多面体，你看到这一面是这一种色彩，放在另一面看是另一种色彩，如果进行旋转的话，那变化就很多。说文学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这也没错，这里面既谈到主体，也谈到了客体，既有作家，也有生活。但我觉得这个概念仍然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如果我们把作家换成其他职业的人，这个概念似乎仍然成立，所以它缺少独特性，太宽泛化。而魔方来比喻文学，虽不是定义，但比较形象。魔方由各种各样的色彩、色块组成，文学也是由各种各样的社会的非社会的、审美的非审美的多重因素构成。如果把文学仅仅理解为一种审美的载体的话，那肯定是有局限的，因为文学还有认识功能。同时，文学的审美功能的实现，似乎还必须借助于阅读者自身的文化结构、

知识结构。只有拥有一定的文学修养的人才能感受到文学的审美功能，也就是说，首先必须有审美这样的预结构才可能在文学作品中去完成审美的精神活动。可以这样说，审美实际是一种文人的阅读需求和价值取向，并不足以概括所有文学作品的本质特性。

文学魔方始终在不断地旋转，老是出现各种不同形式不同结构的色调和图景，它往往与时代保持着极为和睦的关系。它的轴心有时转向认识功能，有时趋向审美，有时则强调教育性。近年来，有人否认文学的教育功能，我觉得文学的教育功能否认不了，当然这种教育功能是一种潜移默化化的，而不是以直接灌输与训导方式进行的。这种教育功能在战争年代环境里往往显得突出，而到了和平岁月里则变淡薄，人们有更多的理由去娱乐、游戏，而不必接受什么教育，但不能把教育功能从文学的价值系统里剔除出去。其实审美也是对心灵的一种教育。儿童阅读安徒生童话，那本来就是接受教育。

由于中国文学受载道意识的长期影响，所以文学这个魔方在中国的色彩往往比较单调，如果把教育功能比作红色色块，认识功能比作黄色的，审美功能比作蓝色的，那么中国文学这个魔方则偏红，有时甚至是一片红（比如“文革”时期）。而现在片面强调审美功能以至取消其他色块的存在，那么文学这个魔方只剩下蓝色一面，纯粹是纯粹了，但单调的蓝色与单调的红色一样令人讨厌和腻味。这么说，好像文学是可以按照某种比例配备色彩、色块和组合结构的，其实这只能是一种美好的设想。文学的无定性决定了它这个魔方必须时时刻刻进行旋转变化的，你

不想让它转，它自身也在自转，它随着整个时代在转，不是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作家也顺应魔方在转，当然要排除政治性或政权性的干扰因素在外。文学这个东西是非常脆弱的，如果要对它进行政治性的干扰的话，它很快便失去正常运转的功能。应该说，它怎么转都是正常的，文学从来不按照什么规律进行机械运行。比如我们今天看抗战时期的一些文学作品，会大不以为然，但时代需要文学以那样的形象出现。文学究竟是怎样的形象，谁也不能规定死。你说田间的诗是口号诗也行，标语诗也行，你能说它不是文学吗？

王 蒙 还有《放下你的鞭子》¹，这也是文学。

王 干 我们不能把文学搞得狭隘，你可以搞纯粹文学、个人文学、先锋文学、精英文学，赵树理等人的创作可以说它是“政策文学”“方针文学”，但仍然是一种文学。因为文学的魔方在旋转，时代会造就各种各样的文学，文学的最大特点就是无规律性。现在强调文学的生命意识，就是因为以前扼杀、抹掉了个体性的东西，影响了文学内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作家就是旋转魔方的人，作家的创造性就在于他能够组合出别人组合不出的结构、色彩、画面，要

1 著名话剧《放下你的鞭子》是抗战八年里演遍中华大地的爱国戏。该剧讲述了“九一八”以后，从中国东北沦陷区逃出来的一对父女在抗战期间流离失所、以卖唱为生的故事。原型是著名剧作家田汉根据歌德小说《威廉·迈斯特》中迷娘的故事改编而成的独幕剧《媚娘》，后被陈鲤庭等人于1931年改编成抗战街头剧，即《放下你的鞭子》，广为流传。（按：本书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编者注。）

与众不同。文学最忌讳搞成六面一个色。当然，我把文学比作一个魔方仍只是一种比喻，因为魔方还是比较机械的东西，用电脑一算，就可以统计出有多少色的块面、色的结构、色的组合。由于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投入了更多的情感因素，我们不能简单地对文学进行定量、定型、定时分析，但原理是一样的，作家就是要把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色彩，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因素，人的各种各样的情感经验，欢乐、忧伤、痛苦、惆怅、悲哀、沉思、辛酸、苦辣等等，进行一种独创的组合。因为每个作家与别人旋转得不同，他的组合就使人感到新鲜。如果过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还有人觉得这样的组合很有意思，那就是大作家、大作品。

王 蒙 我非常希望能和你争论，但到现在为止，我还找不出和你争论的理由。我常常感觉到对文学的各种解释、各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而又都不能让人完全满意。比如，我们常常听到的也很流行的说法，曾经很时髦的说法，“文学是人学”。“文学是人学”在文学对人的关注，在文学表达人的思想、情感、内心世界和经验方面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说法，而且这种说法与目前还没有过时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思潮相呼应。但是，我也常常对这个定义感到不满意，可能我这个想法太可笑，从经验的角度来讨论“文学是人学”这个问题。我觉得体育更是人学，体育体现人的健康、素质、灵敏、反应，这是绝对的人学，而心理学作为人学来说要比文学“学”得多，你看许许多多的文学作品，你的脑子里可能会搞得四分五裂，片断和各种互相冲

突的记忆使你不知道对人有多少认识，而你要认真读完一本心理学著作，总会有相当的收获。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政治学也是人学，它研究人们如何利用自己的集团、阶级维护自己的利益，相互之间的斗争，力量的消长，以至于人对人的支配，社会的组合，秩序，等等。我总觉得“文学是人学”这个定义也不完全。

王 干 说“文学是人学”实际是把文学作为一种补偿工具，因为人们在呼唤人性、人情、人道主义、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但用文学来呼唤是非常软弱无力的。我在学校读书时，老师讲“文学”为什么是“人学”呢？一，文学是人写的；二，文学是写人的；三，文学是人看的。非常好笑。

王 蒙 那好多东西都是文学。历史也是文学。

王 干 其实，我们现在缺少真正的“人学”，对人缺少足够的注意和研究。文学被当作人学是一种越位，把文学当作主体精神解放的产物，实际上是生活中主体不能实现其价值，到文学中来做“白日梦”。当然，人在文学中的位置相当重要，但文学不是人学。您刚才提到的体育、政治也不是人学。真正的人学要研究人的物质性因素、心理性因素。

王 蒙 医学更是人学。当然还有兽医，不在其内。（笑）

还有一种说法，好像是高尔基讲的，说文学是阶级的触角、感官，这个说法也不能抹杀，但不仅仅是这样